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7/21
2 February 1987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
人权与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何塞·安东尼奥·帕斯托·里德鲁埃霍先生
完成人权委员会第 1986/39 号决议赋予的任务所提交的
关于萨尔瓦多人权情况的最后报告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2	2
一、总的政治形势	3 - 7	2
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8 - 25	3
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26 - 75	8
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境况	76 - 82	19
五、武装冲突中的人权	83 - 108	21
六、萨尔瓦多政府对人权的关注	109 - 121	28
七、结论	122 - 129	30
八、建议	130 - 134	32

导 言

1. 本报告是按照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1986/39 号决议编写的。

2. 人权中心主任在 1986 年 10 月 17 日给特别代表的信中指出，所有报告的篇幅均不得超过 24 印刷页。为了遵守这一指示，特别代表将删去他所编写的去年秋天提交给联大的报告中的许多内容，该报告分成两部分：报告本身和“补充材料”。总之，此一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应该连同这些文件，更确切的说，所谓的“补充材料”一起阅读。

一、总的政治形势

3. 特别代表指出，萨尔瓦多仍处于戒严状态，并由立宪议会根据宪法一个月一个月地予以延长。以下是被中止提供的宪法自由和保障：行动自由、言论自由和通讯自由。

4. 关于萨尔瓦多立宪政府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阵线之间的对话，报界报导说¹，1986 年 3 月初，杜阿尔特总统曾写信给尼加拉瓜奥尔特加主席，建议同时开始与各自国家的游击队运动进行谈判。根据同一消息来源，3 月 11 日民主阵线主席温戈先生同意恢复全国和平对话，但是他不准备将其作为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同时发起对话的条件。

5. 根据后来的新闻报导，²杜阿尔特总统在 1986 年 6 月初的一次转播谈话中邀请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领导人参加一轮旨在结束战争的对话。这些对话将“于 7 月底或 8 月初在国家领土上，在不带武器的情况下”举行。6 月 4 日，游击队部队同意这一建议。以后的新闻报导³证实了杜阿尔特总统进行谈判的意愿，尽管 6 月中旬军队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战士在萨尔瓦多东部的圣米格尔城爆发了严重的战斗，双方都有伤亡。

6. 8 月 20 日，政府代表和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阵线确实在墨西哥城的某一个秘密地点举行了几次机密筹备会议，以便确定和平对话的日期、地点和议程，圣萨尔瓦多大主教 Monsignor Rivera y Damas 参加了会议。⁴ 在这些

会议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于9月19日在圣萨尔瓦多东面150公里的一个叫作Sesori的地方进行第三轮对话。

7. 特别代表从国际报刊⁶获悉，杜阿尔特总统于9月19日前往Sesori，尽管他明知游击队部队的代表由于他们的其他要求，即使该地区非军事化，没有得到满足因而不会前来参加会议。据报导，杜阿尔特总统在Sesori说，他不同意同游击队部队进行第三次筹备会议，但是准备立即着手同他们进行的第三轮对话。根据同一消息来源，那天一早在杜阿尔特总统及其一行到达后不久，民族解放阵线就袭击了离Sesori只有几公里的Ciudad Barrios的军队阵地。

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8.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⁶ 1985年同1984年一样，萨尔瓦多的经济稍有增长（1.4%），因此正在摆脱1979年开始的衰退时期。然而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连续6年的战争给生产带来了困难，增加了社会费用并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据报导，1985年通货膨胀翻了一番，目前经常帐户赤字有所增加。然而财政大大降低了其在财政赤字中所占的比例。

9. 根据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总统1986年9月26日亲自向特别代表提交的报告，⁷ 该政府正在执行一项稳定和复活经济的计划（经济稳定和恢复方案）。这项计划综合了财政、金融和外汇的措施。特别代表写到，1986年后期，萨尔瓦多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其中包括建立所谓保卫国家主权的税收。

10. 特别代表在他以前的报告中详细地提到革命军政府于1980年进行的农业改革方案。应回顾，根据1983年12月15日通过并于同年12月20日开始生效的宪法第105条，萨尔瓦多任何个人或法人均可拥有不到245公顷的农场，这就是说，农业改革方案的第一阶段并不包括大于这一面积的农场。

11. 根据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农业改革的三个阶段“……现在涉及农村穷人的26%以及耕地的22%。至今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已经将469个大型农场产

业转为 5 1 7 个合作社，使 31, 000 个合作社成员受益。在第三阶段中，240, 000 多英亩的耕地分给 65, 782 个原来是佃户或分成制佃户的受益人。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中，地主必须于 1986 年 12 月以前卖掉超过 605 英亩土地的财产，否则土地将被没收而得不到事先的赔偿”。⁹ 影响第一阶段合作社财政可靠性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农村改革的债务。据报导，多达 95% 第一阶段合作社无法偿还其在土地付款、紧急贷款和投资及生产贷款方面的债务，数额估计为 8 亿美元。

12. 根据共和国总统向特别代表提交的报告，⁹ 在 1985 年 6 月至 1986 年 7 月期间，萨尔瓦多农业改革机构采取步骤加速改革所涉及的土地的付款并将土地交给受益人。据报导，杜阿尔特总统指示农业改革机构在 1986 年底以前解决悬而未决的土地所有权和赔偿的问题。根据政府的报告，萨尔瓦多政府通过农业改革机构同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的协作促进和引导了各种政策的执行，从而使合作社得到了必要的贷款、农业投入和产品的销售、合适的技术援助、优惠的农业债务偿还条件（利息为 6%，50 年偿还期，5 年宽限期和（或）提早付款的利息），特别是旨在通过提高其生活条件、健康水平等改善受援家庭的生活质量的社会发展方案。¹⁰

13. 关于包括 605 至 1250 英亩之间的财产的第二阶段，特别代表得到资料说，土地拥有者必须于 1986 年 12 月以前卖掉超过 605 英亩以上的土地，过了这一期限，超过这一面积的土地将被没收，事先不加以赔偿。根据计算，由于第二阶段所完成的私人土地销售的结果，大约可以得到 41, 000 英亩的土地。关于称为“耕者有其田”方案（最多 17 英亩）的第三阶段，“萨尔瓦多土地登记法最近通过的修正可以加速全国农业土地支助协会发起的授予土地权的进程。1986 年 2 月第三阶段中总共有 63, 669 个直接受益人——包括 382, 008 个家庭成员；涉及 240, 054 英亩的土地，发放了 65, 900 份临时地契”，并向 17.56% 的受益人授予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以及 1, 622 个地主得到了补偿”。¹¹

14. 国际新闻界¹² 报导了该国劳工动乱情况，其中包括 1986 年 2 月 8 日萨尔瓦多全国工人联盟的成立，这是各工会为反对政府紧缩措施而作出的广泛联盟。

这也是温和派工会第一次同左翼工会采取的联合行动，甚至杜阿尔特总统的原来支持者也加入了这一联盟。2月21日，新的联盟举行了六年来最大的抗议进军。在1986年5月1日举行的另一次示威中，¹² 当15,000至20,000名的工人进军通过圣萨尔瓦多时，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建筑工人、学校教师、大学生和一些文职人员抗议政府采取的紧缩措施。

15. 萨尔瓦多劳工和社会安全部长告诉特别代表说，在1985年6月至1986年9月期间，私营部门进行了54次罢工。其中一次是1986年5月26日在联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的激烈罢工。在这次被司法部门宣布为非法的罢工中，有些工人占领工厂，阻止他们的工友进入工厂，因而违反了劳工法第13条。厂方要求国民警卫队进厂，国民警卫队用和平手段赶走了罢工工人。

16. 劳工部长还告诉特别代表，在上面一段所述期间，公共部门也进行了罢工，违反了禁止这类罢工的宪法第221条。以下国家机构受到了这些罢工的影响：萨尔瓦多社会安全局、全国电讯局、财政部、邮政总局、萨尔瓦多旅行社、公共工程部、农业和畜牧业部以及供水和排水局。

17. 萨尔瓦多的劳工骚乱导致了工会成员的被捕。其中有些人后来被释放，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接见了他们，这将在有关章节中加以叙述，他们说他们在非正式审讯期间受到严重的心理压力。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报刊上看到工会和其他协会谴责当局侵犯劳工权利的许多函件，以及工人和工会领导人遭到谋杀和无理逮捕的案件。

18. 在这一节中，特别代表建议转载关于民族解放阵线有组织地破坏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许多报告中的一部分。萨尔瓦多当局再次向特别代表提供了关于这些行动的详尽无遗的材料，其中包括国防和公共安全部向在萨尔瓦多的特别代表提交的总共达1,220页的5个文件。由于这些文件太长而且太详细因而无法全文转载，特别代表准备摘述这些文件并将列入由国际新闻界和其他消息来源提供的一些资料。

19.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级）¹⁴ 向特别代表提交的文件报告说，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阵线组织从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期间所造成的损失可以概括如下：袭击公、私交通工具50次，其中，私营交通工具：袭击机动车8次，袭击公共汽车8次和袭击重型车2次，其中机枪扫射（16次），伏击（2次），纵火（6次）以及投炸弹（6次）；公共部门：袭击机动车2次，袭击火车16次以及袭击重载车2次，其中纵火（17次）和爆炸（3次）。根据同一消息来源，交通中断5次。对于私人财产造成的损失包括以下事实：袭击私人财产33次，包括农业合作社、农场、地产和一架水利飞机，摧毁庄稼和破坏种子；袭击经济和（或）商业部门21次，其中包括袭击商店3次，袭击私人住宅9次（袭击4次、机枪扫射3次和投炸弹2次）以及其它地方，袭击银行3次，袭击储存设施3次，袭击小村庄15次，其中包括占领村庄4次以及洗劫村庄7次。其他事件包括袭击政府机构和（或）办事处：袭击救火站1次，袭击国家电信局办事处5次，纵火烧法院2次，袭击市政厅4次，纵火烧统计和人口普查大楼1次以及袭击学校3次。

20. 根据特别代表访问萨尔瓦多期间当局向他提供的资料，¹⁵ 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7月31日期间，国家电力公司遭到了1,035次击队的袭击以及2次武装袭击，这些袭击破坏了La Paz 的 La Herradura 分站以及La Liberland 的 Ateos 分站的66座金属桥塔（在多数情况下，电线杆或临时结构被炸毁10次以上），541根电线杆、45个配电变压器和变压器。

21. 1986年2月2日，民族解放阵线在森孙特佩克的 San Rafael Cedros 一根输电杆附近埋设的地雷爆炸，致使2位工人严重受伤，这根电线杆前一天晚上被炸毁，他们是前往修理的。对国家电力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金属桥塔、电线杆、变压器、基础设施和分站的设备遭到的损破，总共为96,105,856.79 科朗，相当于19,221,171.36 美元。根据同一资料，1980年8月19日至1986年7月31日期间国家电力公司受到的全部损失达227,919,834.24 科朗相当于45,583,966.85美元。同期，游击队袭击国家电信局财产造成的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其中包括电话线、设备、电缆、车辆、公共电话遭

到的损坏，加上额外保安人员的费用，达52,352,042科朗，相当于大约10,460,408美元。

22. 根据国防和公共安全部提供的资料，¹⁶ 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8月31日期间，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阵线成员侵犯人权的现象可以总结如下：总共发生过1,793起侵犯人权事件，可分为以下几类：个人被枪杀：158；个人被伪装地雷炸死：28；受到枪伤的个人：54；被伪装地雷炸伤的个人：173；绑架：251；袭击：12；强奸：6；机枪扫射车辆：98；威胁：240；鼓动行为：343；抢劫：423；敲诈案件：9。根据同一资料，1986年1月18日至1986年6月8日期间有4所学校被毁：1986年2月8日莫拉桑的San Carlos的市政厅被毁；2月1日Nue Va Granada的治安推事的办公室被破坏；1986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发生过20起放火烧农场、咖啡作物和房屋的事件。据报导，工作场所也遭破坏。¹⁷ 特别代表还看到了当地报纸的报导，根据这些报导，圣萨尔瓦多抵押银行地下保险库附近曾有一个炸弹爆炸致使4个人受伤，¹⁸ 在一次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中，有四座高压金属桥塔被炸毁而使该国东部地区供电中断。¹⁹ 他还得到通知说，1986年2月16日，游击队在萨尔瓦多东部地区纵火烧毁6个咖啡种植园。²⁰

23. 在圣萨尔瓦多，武装部队交给特别代表一个档案，其中收集了约300张的地方报纸剪辑，报导了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4日期间在萨尔瓦多人权遭到践踏的情况。由于该资料太多，故特别代表无法较详尽地在这里罗列。

24. 关于民族解放阵线毁坏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其他报导，包括这样一份资料，即1986年2月26日在萨尔瓦多东部游击队破坏了该国最大的棉花合作社，“……杀死了5个士兵，使3人受伤……”。²¹

25. 根据其他资料，1985年该国电力分配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公共交通工具受到的损失高于1984年，“……尽管损失还是大大低于1979—1983年期间的水平”，该国主要出口农作物在这一期间受到的损失似乎低于前几年。然而根据同一资料，“自从1979年以来，叛乱分子对于经济造成的破坏估计为15亿美元”。²²

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A. 谋杀

26.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关于出于政治动机谋杀或任意处决平民非战斗人员的资料。如同前几年一样，特别代表意识到要准确地确定这种犯罪行为精确数字是相当困难的。

27. 特别代表从法律保护部门提供的数字²³中扣除遭军队任意袭击平民的受害者的人数，这一类受害者将在其他地方加以考虑。因此，1986年非战斗人员被谋杀的情况如下：

	<u>行刑队</u>	<u>军 队</u>	<u>保安机构</u>	<u>民防部队</u>
1 月	4	2	-	5
2 月	5	4	-	-
3 月	1	3	-	-
4 月	9	6	2	-
5 月	4	3	2	-
6 月	3	6	2	1
8 月	3	6	-	1
9 月	1	1	-	-
10 月	-	6	1	-
11 月	1	2	-	3

28. 根据基督教法律援助会的资料，²⁴ 在1986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行刑队和准军事组织以及军队的成员犯下了49起任意处决。但这一资料未表明实际应对这些处决负责的人。另外，这一数字高于法律保护部门就同一时期所提供的数字。

29.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级）提供的关于1986年1月至5月期间非战斗人员死亡的数字较低：²⁵

	<u>武装部队成员造成的</u> <u>平民死亡人数</u>	<u>身份不明人员的行为所</u> <u>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u>
1月	3	6
2月	1	6
3月	1	7
4月	3	9
5月	1	20
6月	6	9
7月	0	9

30. 另外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²⁶ 根据报界的资料提供的、由政治动乱所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更低:

	<u>1月</u>	<u>2月</u>	<u>3月</u>	<u>4月</u>	<u>5月</u>
极右分子所造成的死亡	0	0	0	0	0
可能由极右分子造成的死亡	0	0	0	2	3
无名攻击者所造成的死亡	7	4	2	9	2

31. 特别代表注意到他所援引的表格包括“行刑队”、“身份不明者”或“无名攻击者”的谋杀。显然这些谋杀并不由萨尔瓦多政府负责。只有在凶手与政府官员串通或得到他们的保护或容忍的情况下,政府才须负责,1985年以前几年中的案件显然就是如此。关于1986年,特别代表迄今无法就行刑队可能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支持或容忍的程度作出任何肯定的最后结论。不管怎样,特别代表认为支持或保护上述组织的人并不是高级官员或军官。

32. 这些是向特别代表提供的清单,并由他提交给联大,他认为,尽管各种资料提供的数字有所不同,然而它们之间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1986年政府官员以及可能由极右准军事团体犯下的政治谋杀案件的次数远低于1985年,这证明了1984年6月杜阿尔特先生就职共和国立宪总统以来特别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代表提请注意这种下降趋势的持续性,而同时表示他的愿望和希望,即萨尔瓦多能尽早彻底消除任意处决的现象。

B. 逮捕和失踪

33.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关于有人因政治原因被捕而且据报导有人失踪的资料，如同他前面一份报告所表示的那样，他希望必须对有关数字最详细地加以说明。

34. 特别代表首先转载了法律保护部门²⁷ 提供的关于1986年政府官员所进行的逮捕的次数，从中减去了该资料认为由不明人员所进行的逮捕的次数。

	<u>1月</u>	<u>2月</u>	<u>3月</u>	<u>4月</u>	<u>5月</u>	<u>6月</u>	<u>8月</u>	<u>9月</u>	<u>10月</u>	<u>11月</u>
逮 捕	12	15	3	18	45	10	23	17	14	12
官方拘留中 心发现的被 捕人员	11	15	3 3	15	32	12	24	20	10	8
起草报告时 尚未发现的 被捕人员	1	-	-	3	13	4	2	6	5	8

35. 根据主管当局向特别代表提供的资料，截至1986年9月23日，Ylopango 女犯监狱关押了76名政治犯，前一年9月1日为44名，Mariona 男犯监狱关押了972名政治犯，1985年9月1日为462名。特别代表回顾，1985年(E/CN.4/1986/22, 第85段)的政治犯多于1984年。

36. 特别代表用萨尔瓦多政府提供的其他资料²⁸ 补充前面一段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5月31日期间，1,165人被作为恐怖主义分子嫌疑犯而遭逮捕(1984年9月1日—1985年8月31日期间为743人)，其中512人被释放(1984年9月1日—1985年8月31日期间为309人)。

37. 上面几段表明基于政治原因而进行逮捕的次数在1986年比以前各阶段有所增加。当然特别代表并不否认萨尔瓦多当局有权对拿起武器反对立宪秩序的人采取法律行动。这种关切在于对这种人员执行普遍遭到批评的第50号法令的规定,何况该法令期虽很长,但并不总是得到遵守。然而特别代表还说,这一法令的修订是计划在近期内进行的法律改革工作之一,这一点他将在讨论萨尔瓦多立法审查委员会的计划时予以详细说明。

C. 政治犯的待遇

38. 根据基督教法律援助组织,²⁹ 1986年1至4月期间,被作为政治犯关入Ylopango女犯监狱的有22个,根据该组织的研究报告,曾发生了具有心理影响的酷刑案件、心理压力案件以及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酷刑案件,其中包括5起强奸案、21起殴打案、2起强迫裸体案。根据同一资料,³⁰ 1986年1至4月期间,有117个男性政治犯被关进Mariona监狱,他们在各种场合受到具有心理影响的酷刑以及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酷刑。自从开始编写他向联大提交的报告以来,特别代表继续从上述消息来源收到关于政治犯受到酷刑的许多事例的资料。(1986年11月21日和12月2日向特别代表提交的清单。)特别代表还从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那里收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根据这一资料,在法庭外审讯过程中拷打政治犯是普遍的一贯做法。³¹

39. 在他访问Mariona和Ylopango监狱以及接见证人期间,特别代表特别注意到在法庭外审讯期间的心理压力和其他类型的虐待的问题。

40. Tula de Canales夫人(另名Laura Pinto)是母亲委员会的成员,他曾两次遭到保安人员的拘留,她在Ylopango告诉特别代表,1986年5月6日她第一次被捕之后,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被盘问了近三天,并在此期间,被强奸三次,尽管她已怀孕六个月,并被人用锋利的器具刺进腹部。特别代表注意到证人在其它场合作了同样的申诉。根据向特别代表提交的申诉, de Canales夫人在1986年5月26日第二次逮捕以后,被带往财政警察总部,

在那里她受到殴打，而且24小时不给食物，被戴上手铐和蒙上眼睛。最后证人告诉特别代表，她自愿签署这项声明，因为声明反映了她所说的话。

41. 在Ylopango 监狱会见的另一证人是在1986年5月26日被捕的，她告诉特别代表说，她被捕时，被蒙上眼睛并戴上手铐。 在她被带往财政警察总部后，审讯者威胁要逮捕并拷打她18个月大的女儿。 证人说，尽管法庭外的供述所载的一些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不是真实的，然而她还是签署了这项供述。特别代表补充说，他在总参谋部看了一盘录相，其中看到证人在签署一项文件时没有受到任何胁迫。

42. 在Ylopango 政治监狱会见的另一政治犯是在1986年8月25日被拘留的，她向特别代表显示了她右手腕上的伤迹，她说这是她戴着手铐被关在财政警察总部13天所留下的。 该证人说，警察对待她的态度“非常恶劣”，因为她否认了他们的指控。 他们不让她呼吸，而且拳打她的头部和脸部。 她曾六天被蒙上眼睛，有一次被审讯了一整夜。

43. 特别代表还在Mariona 男犯监狱听取了证词。 在那里，两位证人说，在1985年年底最后几周的审讯中，他们遭到严重的心理压力。 另一位证人说，1986年6月他被第二旅的士兵拘留时也遭到了同样类型的压力。 施加这种压力的目的是为了逼他签署非正式声明，证人说施加这种压力的行为包括猛击他的小腿，威胁他的家人，将收音机开大音量连续5天不让他睡觉，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整夜不让他穿衣服以及强灌食物。 证人最后说他被转移到圣萨尔瓦多的国民警卫队总部，在那里他被迫签署非正式声明。

44. 另一位证人名叫Rafael Martinez，他是SICAFF工会的成员，他告诉特别代表，他于1986年5月31日被拘留，然后被带往Sonsonate 的第6号营房，在那里他受到了性威胁和其它威胁，并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他连文件都未过目。

45. 另一位证人名叫Febe Elisabeth Velásquez，他也是一个工会成员，她说她于1986年6月7日被捕，被带往财政警察总部以后被罚站着审讯，连续24小时以上不允许吃东西或使用卫生设备，至到她在胁迫下签署供述为止。

46. 最后，两个年龄分别为16岁和18岁的姐妹连同她们的父亲一起于1986年8月14日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她们也说她们遭到了一些压力，尽管最后他们签署了他们所作的供述。

47. 至今特别代表已经提出见证，这些见证指出在庭外审讯政治犯时，有对被审讯者施加心理压力的情况。特别代表曾询问过的其他犯人或曾属这一类的犯人并未指控他们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或压力，以迫使他们签署自己的供述。

48. 特别代表告诉负责公共安全的副部长Lopez Huilla 上校以及安全机构的各主任，他对于他提出的证据表示关切。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些见证完全是虚构的，是旨在使安全机构丧失信誉的假情报运动的一部分，为了维护这些机构的威信，最近几个月里，政治犯在签署其庭外供述时被录了相。特别代表实际上看了一些录象带，其中他看到政治犯，有些他认识，有些他不认识，他们未受有任何胁迫的情况下正在签署一份他无法确定内容的文件。

49. 对前几段中提出的资料进行了评价以后，特别代表重申了他在以前的报告中所表示的观点，在庭外审讯一些政治犯过程中有迹象表明对他们施加了严重的心理压力，尽管他并不认为这是萨尔瓦多当局蓄意和有组织的政策的一部分。

50. 特别代表非常难以确定施加这种压力的案件的确切比例，但是他认为，他所请教的萨尔瓦多各方面的人士说，约占受审讯的政治犯的人数的15%至20%。美国记者James Lemoyne 1986年8月报道：“非常可靠的政府和外交官员估计，20%的政治被拘者在被捕之后遭到某种形式的严重虐待”。

D. 萨尔瓦多刑事司法的状况

51. 关于调查并惩处该国最近侵犯人权现象的司法行动，特别代表再次从共和国总检察长那里收到一份文件，”除其它事项外，这份文件论述了总检察长办公室在某些案件方面的工作（这些案件通常成为“国际性案件”）。

52. 因此在提交圣萨尔瓦多司法地区第四刑事法庭关于Monsignor Oscar Arnulfo Romero 被暗杀的案件中，据总检察长的报告，在1985年底和1986年初采取的一些行动，但他说，至今尚未取得积极的效果。

53. 总检察长的文件还提到了特别代表以前报告中提到的提交 Sonsonate 第一刑事法庭关于“Las Hojas”的案件的简易诉讼。关于这一案件，文件表明，经过对各项事件进行详尽无疑的调查以后，法官同意将3个被告的案件提交全体法官出庭的听审，而其它被告的案件被驳回。在总检察长办公室对这种驳回提出上诉以后，西部刑事法庭驳回了所有被告的案件。1986年5月11日，有人要求重新进行诉讼并进行新的调查。

54. 总检察长的文件还提到了关于1981年1月在Sheraton 旅馆杀害 Viera 先生和两位美国顾问的刑事诉讼，注意到被告最终于今年被判处30年的徒刑。被告对判决进行上诉，但是最高法院刑事庭维持了原判。在后一个案件中，特别代表获悉，³⁴ 这一判决激怒了某些外交界人士，因为策划这次谋杀的人员——两名军官以及一个右翼商人——未被判罪。

55. 关于在1980年至1982年期间在亚美尼亚几个贫民遭到绑架和任意处决的亚美尼亚案件中，主审法庭于1985年11月18日决定驳回对被告的指控。总检察长办公室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

56. 特别代表期望在这一节中提到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最近的报告，³⁵ 这份报告审查了关于过去7年中政治动乱的16起显著的司法案件的状况。根据这份报告，“这是一个很差的记录。在这些案件的每一起案件中，包括1984年8月指定交给杜阿尔特总统特别委员会的5起案件，都曾承诺进行正式调查和起诉。但是在这些案件以及数以万计的较不引人注目的案件中，并没有伸张正义”。

57.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这些所谓“国际性案件的诉讼”中，只有一起进行了定罪（即使在这一案件中，判决也受到了批评），这至少反映了萨尔瓦多刑事司法体系的反常的缓慢步骤以及高度的惰性。特别代表还谈到，他至今没有收到关于最近几年里严重侵犯萨尔瓦多普通贫民的人权的许多其它案件的资料，并回顾到，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国际上仅仅对其中某些案件施加压力，也不应该挑出某些案件。从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看，所有案件都应该得到法庭的平等注意和对待，这是在法律之前公民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58. 如同以前一样，特别代表从萨尔瓦多政府那里收到了关于武装部队成员因对居民犯下罪行而于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6月30日期间送交普通法庭的资料。³⁶

59. 上一段提到的文件非常详细，特别代表也仔细研究了这些文件。然而经过研究以后，他得到的印象是，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案件均涉及普通犯罪而不是出于政治原因的侵犯人权的刑事犯罪。另外这些文件未表明司法诉讼业已达到了何种阶段，最后特别代表并未被告知，这些案件或他前面几个报告中所提到的其他案件是否已定罪或宣告无罪。

60. 经过仔细衡量前面几段中所载的资料，特别代表仍然认为，总的来说，萨尔瓦多司法体系调查并惩处出政治目的严重侵犯人权现象所作的努力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尽管所有或几乎所有案件都进行了刑事诉讼，但他的印象是，这些诉讼进展极其缓慢，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而无法定罪，从而造成了不进行惩罚的有害气氛。

61. 特别代表现在提供关于负责调查并惩处同武装反对派进行合作行为的萨尔瓦多刑事法庭的活动的资料。上述法律诉讼继续仍以立宪议会1984年2月29日公布的第50号法令为指导，这项法令载有宪法保障中止时，适用的刑事程序法。

62. 在一份以前的报告中（E/CN.4/1985/18, 第81-85段），特别代表报告了这项法令的内容以及对这项法令的批评。仍有人继续对这一法令进行批评，特别代表特别提到 José Simeón Cañas 中美洲大学人权协会提出的批评，这项批评认为这项法令违犯了萨尔瓦多宪法以及共和国的国际人权义务，³⁷ 他还提到基督教法律援助会报告中所载的批评，³⁸ 该报告要求办事处向最高法院提交一项声明，宣布这项法令与宪法不符。总之应该指出，根据萨尔瓦多立法审查委员会主席向圣萨尔瓦多的特别代表提供的解释，该委员会目前计划之一是修正或取代上述第50号法令。

63. 根据萨尔瓦多政府提供的资料，” 1985 年对 128 位政治犯提起的诉讼被驳回，而在 1986 年前 8 个月中，即截止 8 月 31 日，该数字为 110。这表明 1986 年前几个月中这种诉讼恢复的程度高于前一年，尽管特别代表听取的证词表明，第 50 号法令规定的本来已经很长的时间限制继续不断受到忽视。实际上特别代表于去年 9 月访问萨尔瓦多监狱时，他发现有一个犯人处于审讯前拘留状况已经两年了。

64. 上一段所提到的诉讼已经提交第一初审军事法庭的法官，这是 1986 年 9 1 日以前所设立的这类法庭中的唯一的一个。在去年的报告中，特别代表指出一位法官负责这么多政治诉讼是不够的，在这一报告中，他还提到，根据立宪议会 1986 年 8 月 19 日第 435 号法令并在最高法院的提议下，已经建立了另外两个初审军事法庭。这些新法庭的法官于 1986 年 9 月 1 日就职。特别代表在圣萨尔瓦多会见了这些法官，他希望这类诉讼以后将得到更快的处理。

65. 如同前几年一样，主管当局告诉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存在妨碍刑事司法发挥正常作用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以下因素所造成的：(a) 预算较少，因而无法向法官和检察官，特别是较低级的法官和检察官提供足够的报酬，也无法向法庭、法院和总检察长办公室各单位提供足够的资金；(b) 缺乏调查事实的适当手段；(c) 对法官的心理压力，其中许多人以前被谋杀或遭到威胁；(d) 证人害怕在具有政治性质的诉讼中作证；(e) 陪审员害怕在这种诉讼中供职；(f) 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程序不适合目前动乱的气氛；以及 (g) 冲突地区的法院和司法档案遭到破坏。主管当局补充说，这些因素对于萨尔瓦多来说并不完全是新出现的或特有的，但是由于最近几年中内战和经济危机的结果变得更为尖锐了。

五. 游击队部队所造成的侵犯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的现象

66.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关于游击队部队所造成的出于政治动机平民非战斗人员遭到谋杀的资料。显然，有人建议在评价国家机构和极右准军事组织成员所造成的谋杀案件的资料时所应采取的谨慎态度也必须用于评价游击队部队所造成的谋杀案件的过程。

67. 法律保护部门所提供的数字⁴⁰如下:

1月	2
2月	1
3月	2
4月	—
5月	2
6月	2
8月	2
9月	—
10月	2
11月	1

68.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级)所提供的数字⁴¹高出很多:

1985年	9月	9
	10月	26
	11月	11
	12月	24
1986年	1月	25
	2月	24
	3月	20
	4月	21
	5月	31
	6月	22
	7月	18

总 数

231

69.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向特别代表提供的数字⁴²稍高。 根据这一资料,武装部队统计的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平民遭到谋杀的人数达259人。

70. 特别代表注意到，根据法律保护组织的数字，1986年前6个月中游击部队谋杀的人数（9人）远低于1985年前6个月中的数字（31人）。另一方面，根据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级）的资料，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期间游击队部队谋杀的人数（231人）高于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期间的数字（172人）。

71. 出于政治动机的绑架也归咎于游击队部队。法律保护部门提供的数字⁴³如下：

1月	3
2月	0
3月	3
4月	1
5月	0
6月	0
8月	1
9月	1
10月	2
11月	2

72. 武装部队提供的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民族解放阵线所造成的平民被绑架的数字高得多。⁴⁴ 根据这一资料，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阵线在这一期间绑架了357人，包括10名市长。报告还说，有些市长至今下落不明。

73. 特别代表还收到了关于民族解放阵线所要求的交通“中断”的各种资料。这种中断包括在特定时间禁止在某些地区通行。这一禁令不但针对公共交通而且针对私人车辆，民族解放阵线企图以暴力手段强制执行这一禁令，最后竟然以机枪扫射并烧毁车辆，甚至造成伤害，有些人士说，还造成了死亡。这种交通中断亦对经济造成破坏。

74. 根据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提供的资料,⁴⁵ 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发生了282起这种交通中断的事件。特别代表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许多关于这些交通中断及其造成的死亡、伤害和经济破坏的许多新闻报导。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级)对12月份的交通中断事件作了报导,这一次交通中断造成公共汽车遭到机枪扫射,3名公民遭到杀害(萨尔瓦多驻马德里大使1986年12月12日给特别代表的信)。

75.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向特别代表提供了根据地方报纸的新闻报导所编写的关于交通中断事件的以下资料:游击队部队1986年所要求中断交通时间:1月16-22日;1月31日-2月7日;3月10-16日;5月12-17日;6月20-27日以及8月24-31日。袭击公共汽车:纵火(3次);机枪扫射(5次);投炸弹(1次)。被烧毁的其他车辆(17)。这些事件中受伤人员:超过16个。(有一篇文章说,“几个”人受伤,但未指明具体数字)。

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境况

76. 特别代表在圣·萨尔瓦多与内政部长探讨了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并求助于援助流离失所者全国委员会的萨尔瓦多公民的情况。根据口头提供的资料以及政府官员提供的文件,截至1986年8月,萨尔瓦多一共有420,000位流离失所者。⁴⁶ 何塞·杜阿尔特总统向特别代表提交的报告指出了向流离失所者提供服务的新方向:⁴⁷ 过去,流离失所者只从政府处获得粮食配给,目前采取的办法和原先这种“家长作风”不同,现在采取提供“工作粮”的新政策,以逐渐使流离失所者与社会重新融合,重新纳入生产性活动。

77. 今年,特别代表再次获悉,一些萨尔瓦多人被当局赶出作战区,在此方面特别代表收到了有关“凤凰行动”的材料,该国武装部队于1986年1月9日在圣·萨尔瓦多以北17英里处的Guazapa火山活动区域发起了这一行动。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⁴⁸ 萨尔瓦多军队从该地区逮捕了约1,000人,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并将其运往Apopa城附近的一所叫作Calle Real的难民营。

根据另一消息来源，⁴⁹ 从发生战事的地区撤走的平民，约只有 500 人。 他们被“送往离战区约几英里外的安全地带，并获得了食品、饮水、住房和衣物。 他们还获得药品，并得到医生、牙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代表的照料。 这些平民大多数很快地与其家人或朋友团聚或在流离失所者收容所安顿下来”。 根据同一消息来源，各国新闻记者采访了在进行 Guazapa 行动期间从战区撤出的平民，“没有收到任何可信的有关虐待的指控”。⁵⁰

78. 美洲人权情况观察会也详细报导了这次疏散事件。 它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根据这一组织，“在‘凤凰行动’中疏散平民的方式不符合应为那些被迫离开家园者提供满意条件的这一国际法规定”。 美洲人权情况观察会进一步声称，这不符合《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7 条规定的标准。”

79. 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7 条，特别代表认为，只在保障有关平民的安全的情况下，方可强制地从战区疏散平民人口。 他还说，鉴于战争的实情，这类疏散对平民人口造成的伤害比起他们继续生活在战区所会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E/CN.4/1986/22, 第 142 段）。 特别代表在这方面重申了其看法。 他注意到，起码有一位萨尔瓦多教会高级教职人员持同样的看法。

80. 因此，特别代表认为，虽然他十分清楚这些措施对有关人员造成了很大的个人和社会问题，但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只要平民人口的安全获得保障，进行这种强制疏散是可以的。 1986 年 9 月，特别代表亲自看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他访问了 Zacatecoluca 附近一个由 84 位农民组成的社区，这些农民于 1986 年 8 月 16 日被从 San Vicente 省 San Carlos Lempa 地区撤出，陆军工程兵部队将其安顿在 Zacatecoluca。 确实，这些农民获得了充足的粮食供应，在极端紧急情况下甚至获得医疗援助，并得到一名军队社会工作者的帮助。 但同样确实的情况是，他们住在一些陈旧不堪的马棚里，住所过于拥挤，缺水并且受到蚊子的骚扰，卫生条件极差。 此外，这些农民没有床，甚至没有垫席。 特别代表在一个星期四访问了这些农民。 工程兵部队上校向他解释说，从下个星期天起，

凡有亲属前来认领的农民可以离开这一住所。一些没有亲属的农民对其命运表示忧虑。最后，特别代表注意到，与其交谈的所有农民均表示愿意能在任何地方的土地上劳动。

81.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²²的报告指出，截至1986年3月1日，由难民署援助的萨尔瓦多难民可分为以下几群：在伯利兹有2600人；在哥斯达黎加有3750人；在洪都拉斯（在Mesa Grande、Colomoncagua和San Antonio难民营）有20,900人；在墨西哥有3,500人；在尼加拉瓜有2,300人；在巴拿马有800人。

82. 关于遣返萨尔瓦多难民问题，该国外交部长Ricardo Acevedo Peralta先生于1982年9月22日在萨尔瓦多进行交谈时告诉特别代表说，已于1986年设立了“自愿遣返洪都拉斯境内的萨尔瓦多人三方委员会”。

五、武装冲突中的人权

83. 根据法律保护部门提供的资料，²³明确因军队滥射平民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如下：

1月	5
2月	0
3月	1
4月	2
5月	没资料
6月	5
8月	没资料
9月	9
10月	1
11月	没资料

84. 根据同一消息来源⁵⁴ 因踩中政府军埋设的地雷而意外受害的平民人数如下:

1月	0
2月	1
3月	0
4月	2
5月	没资料
6月	没资料
8月	2
9月	没资料
10月	没资料
11月	没资料

85. 法律保护部门还认为⁵⁵, 1986年, “因未能在实地验明身分, 无法确定受害者的有关类别, 但其中大多数受害者估计为平民, 而包括战斗员和平民在内的军事行动中的政治暴力受害者”数目如下:

1月	110
2月	81
3月	56
4月	116
5月	67
6月	59
8月	32
9月	68
10月	25
11月	49

86.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提供了1986年“因武装部队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革命阵线发生冲突而被害的平民”的数字如下⁷⁶：

1月	0
2月	3
3月	0
4月	2
5月	3
6月	0
7月	2

87.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⁷⁷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关于在军事行动中被害的平民数字，如下：

1月	0
2月	2
3月	2
4月	2
5月	1

88. 鉴于萨尔瓦多冲突的性质，显而易见，不得不以推测的方式来统计在政治暴力中丧生的平民人数。政府正规军正与游击队进行作战。要区别平民和正规军成员一般很容易，但要区别非战斗人员和游击队战士就较为困难，如非战斗人员为所谓的“masas”人，则情况尤其如此。

89. 特别代表在其1984年提交联大的报告（A/39/636，附件，第122段）中提到了所谓的masas人或农民团体，他们实际上并不参与作战，他们与游击队住在一起，并协助其维生。特别代表愿重申他那时所说的话，即只要所谓的masas人不介入战争，就必须将其看作平民”，他还补充说，“《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第三项日内瓦公约的一九七七年附加议定书》第五十条规定，应将诸如为部队作战提供供应者以及工作单位或服务部门的成员等追随武装部队但不构成其组

成部分者视为平民。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追随游击队的 masas 符合这些国际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就不能将其看作战斗员：他们只是平民”。

90. 但通常属于 masas 者也可能短期或在例外情况下参加与其平民身分不符的行动。特别代表于 1986 年 9 月在 Zacatecoluca 与若干 masas 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相信，这类事件在萨尔瓦多并不少见。一位 18 周岁的孩子告诉特别代表说，她和其他一些人除了“和游击队住在一起”外，还向他们提供了食品，并协助其运送弹药。特别代表认为，从事后一活动的 masas 就丧失了其平民身分。

91. 因此，在原则上虽可轻而易举地区别战斗员和平民，但鉴于萨尔瓦多的冲突以及游击队的成份，要真正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人员有时是很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特别代表认为攻击 masas 人是合法的，这只是说，在计算萨尔瓦多正规军的战争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并将其分类时，要确定谁为战斗员谁为非战斗人员是极为困难的，因此，需要作出估测。

92. 总之，所谓的 masas 人即使在短期或在例外情况下积极介入与正规军的作战行动，事实上也会导致其受到骚扰，甚至还会造成军队有时杀害平民的事件，并会使其财产遭到意外损失。

93. 特别代表在圣·萨尔瓦多听取了一些有关最后一类受害者的证词。他据此推断，受害平民一般为发生战事时恰好在游击队附近的 masas 人。

94. 有一位 55 岁的 Tenancingo 证人，他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的部分被炸掉。他作证说，1986 年 7 月 23 日，他在游击队活动区域附近某地，有一架空军直升飞机发射了一枚火箭，炸断了他的腿。该证人说，他以及该地其他居民支持游击队，他们有时向其提供补给。

95. 另一位 24 岁的证人是 Cabañas 省 San Francisco 人，目前居住在某地区。他说，1986 年 6 月 1 日，他目击了政府军在该地对游击队采取的行动。根据该证人，正规军在该次行动中毁了玉米作物，空军的飞机还投掷了炸弹，

杀死了两名妇女，伤了一名8岁和一名12岁的儿童。该证人说，游击队在此次行动期间正在该地区活动。当地人向他们提供了援助，卖食物给他们。

96. 另一位来自圣·萨尔瓦多省某地的20岁的证人说，1986年1月1日政府军对该地的游击队发起攻击。陆军、空军和伞兵部队摧毁了该地区的所有房屋，并烧毁了该地的庄稼。

97. 特别代表根据其迄今为止搜集的资料得出结论，1986年，萨尔瓦多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对私人财产造成了意外损失，有时还造成平民伤害事件，其受害者主要为所谓的 masas 人，但伤亡人数较少，肯定比前一年的伤亡人数少一些。

特别代表还注意到，与1981、1982、1983和1984年不同，他在1986和今年未收到足以证明萨尔瓦多军队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可靠资料。

98. 特别代表认为，被萨尔瓦多军队杀害的平民人数显著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平民已撤出了交战区。特别代表在探讨难民以及流离失所者境况时曾说过，他认为，即使这类撤离平民行动随后继续给萨尔瓦多当局带来了问题，但这类撤离行动在原则上是合法的。

99. 根据 Blandón 将军（参谋总长）和 Berstillo 将军（空军总司令）在圣萨尔瓦多向特别代表所作的解释，游击队采用的新战术是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原先以中规模或较大单位进行作战，但萨尔瓦多军队采取的反游击队战略迫使其不得不分散成由几个人组成的小队进行活动，他们不能再与 masas 人一起行动。这就促使政府军得以在不对平民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攻击游击队。

100. 为此，并根据萨尔瓦多总统1984年8月发出的指示，⁵⁸ 萨尔瓦多正规军的作战方式比以前人道，大量减少了对平民伤害的次数。

101. 至于萨尔瓦多军队的作战的方式，特别代表收到了有关军队摧毁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战地医院的报告。1986年1月至2月，武装部队在 Guazapa 地区进行“凤凰行动”期间摧毁了18所卫生所；⁵⁹ 3月12日和13日，位于 Chalatenango 省 Arcatao 和 Nueva Trinidad 处的一所医院和一所卫生所被毁；⁶⁰ 7月，军队摧毁了位于 Cinquera 的另一所医院（A/39/626，附件，第125段）。

102. 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与该国防部长以及其他军方人员会谈时提到了摧毁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战地医院的问题。陆军参谋长Blandón将军答复说，这些所谓的医院迄今并未标有任何可资鉴别的标记，它们只是该组织储存大多偷窃的药品以及隐藏其伤员的藏身之所或洞穴而已，伤员所处环境极差，许多人因缺乏医疗而丧生。Blandón将军还补充说，如政府军在此类洞穴内发现伤员，即将其运往自己的医院，使其得到适当治疗。事实上，萨尔瓦多政府告诉特别代表说：⁶¹ “1986年4月4日，政府军士兵从Chalatenango Arcatao北部的藏身之所营救出的七位游击队伤员获得释放，并将其转交红十字会代表”。他被告知说，“1986年3月13日发现了这些人，并将其运往首都的一所医院。在将他们转交红十字会之前，他们一直住在这所医院”。他收到的电传列出了获释的游击队名单，其末尾处说：“将游击队士兵送交红十字会并不以任何战俘交换为条件。它是为使冲突人道主义化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确保实现和平”。美洲人权情况观察会也讲述了这些事件，⁶² 它将其说成是“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103. 特别代表对大量平民因触雷而失去四肢终至丧生或受重伤的情况特别表示关注。

104. 根据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提供的资料，⁶³ 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8月31日期间，共有96位平民因触由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埋设的地雷而遇害，1,167人受伤（失去双腿、眼睛或脚）。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正在进行一项调查⁶⁴ 表明，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7月31日期间，共有68位平民因触该民族解放阵线埋设的爆炸性装置而遇害，受伤的平民达208人。特别代表注意到，该报告极为详尽，它载有关于受害者的个人资料，并列出了地雷爆炸的时间和地点。

105. 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革命阵线政治—外交委员会提交给特别代表的报告⁶⁵ 指出，“政府军正加紧到处滥埋地雷，使人们认为这些地雷是由民族解放阵线埋设的，同时造成平民伤亡事件，以图使其使用地雷合法化，或起码在平民中孤立该组织。最重要的是，它想阻止革命运动埋设地雷，因为它想使该

运动停止使用地雷，其原因是，地雷是政府军最害怕的武器。这种武器对政府军造成的伤亡最多”。根据这一报告，政府军以以下三种方式滥用了地雷：(a) 不挖出已经埋设的地雷；(b) 在另一地区重新埋设民族解放阵线设置的地雷；以及(c) 在人口密集地区的交战地带布雷。

106. 特别代表告诉了萨尔瓦多陆军参谋长 Blandón 将军有关该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这些指控。该将军的答复是，政府军只使用地雷保护其指挥所，并只在夜间布雷；可以扫清由游击队埋设的地雷的特种部队很少，所以自然不能满足所有要求（每天只扫 90 个雷）；所谓重新埋设该民族解放阵线所布的地雷将使政府军士兵冒极大的危险。

107. 特别代表对游击队所布的地雷具有致命和致伤效果并未产生任何疑问，他看到住在圣萨尔瓦多军事医院的许多士兵因触雷而失去脚、腿、或手臂或失明。但必须确定的是，到底是游击队埋设的地雷还是正规军埋设的装置造成了类似的非战斗人员死亡或致残事件。特别代表询问的手脚残废的平民坚持认为，使其受伤的地雷是由游击队埋设的。萨尔瓦多报刊也持这一看法。⁶⁶ 另外，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遇到的看来持不偏不倚立场的人士均普遍认为，大多数杀伤非战斗人员的地雷是由游击队埋设的。一位叫 James LeMoyne 的记者曾于 1986 年 8 月报道说⁶⁷ “根据几位村民以及主要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虽然政府军和左翼游击队均使用地雷，但大多数致使平民伤亡的事件似乎是由游击队所埋设的地雷造成的”。美洲人权情况调查会则指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应比政府武装部队负更多的责任，因为它更普遍并且明显更为滥用地雷，但双方均有责任”。⁶⁸ 这也是特别代表的看法。

108. 最后，特别代表注意到，该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继续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在交战过程中俘虏的正规军士兵这一人道主义做法。就 1986 年 2 月 25 日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送交了一名上士和四名士兵；4 月 9 日又送交了两名士兵；5 月 15 日送交了一名军士和一名士兵。还有一次，游击队在当地神父和居民面前直接将一名被俘士兵送交其母亲。⁶⁹ 特别代表赞扬了这一组织的这一做法。

六、萨尔瓦多政府对人权的关注

109. 特别代表在其以前的报告中指出，他认为萨尔瓦多共和国立宪当局真诚关注尊重人权的问题。在其最近一次、即1986年9月访问该国期间，特别代表发现，萨尔瓦多当局仍坚决执行这一政策。

110. 有关当局告诉特别代表说，武装部队和保安机构的所有部门仍继续执行武装部队成员在进行逮捕时所应遵循的正常行动程序以及其它补充规定。

111. 此外，仍继续对武装部队和保安机构成员进行强制灌输有关人权方面的知识。⁷⁰

112. 1986年，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继续开展工作。根据特别代表在萨尔瓦多收到的文件，⁷¹该委员会在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8月31日期间进行的工作如下：共接到并受理了3,491份控诉。各军队部门共拘留了3,907人，委员会的代表们共与其中的2,264人进行了面谈；共向911位拘留者提供了援助（衣物及其它必需品）；会见了922位释放犯人；访问保安机构596次，访问军事哨所、市立监狱以及其他军事机构2,488次，访问劳教机构907次；为获取有关控诉的资料，访问军事法庭和普通法庭355次。为核实所收到的控诉，访问各种城镇524次；委员会的医生访问劳教机构95次，对政治犯们进行了818次身体检查，他还访问了各种援助中心26次。该委员会还极力促进在萨尔瓦多各部门促进人权（军营、保安机构、民事保安机构，各地军队指挥所，监狱警卫人员，教育中心，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心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特别代表注意到，该委员会还号召同被地雷炸伤的受害者、特别是农村受害儿童捐献义肢。

113. 特别代表在全萨尔瓦多研究了根据上段提及的控诉而编纂的一些档案。例如，第1415/1986号档案即为有关一群士兵轮奸一位16岁少女的控诉案件。该委员会成功地将嫌疑犯提交法庭审判。

114. 特别代表再次认为，鉴于整个局势，该委员会从事的活动是值得敬佩的，它往往能使那些深受萨尔瓦多战争后果疾苦的人日子好过一些。

115. 1985年, 该国政府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在萨尔瓦多进行人道主义工作。 特别代表再一次赞扬该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

116. 所谓司法改革计划是萨尔瓦多立宪当局关注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去年的报告 (E/CN.4/1986/22, 第182—187段) 已就此提供了详尽的资料, 其中包括指出该项目由四个部分组成: 萨尔瓦多法律审查委员会; 司法保护股; 犯罪行为审查委员会; 和司法管理培训股。

117. 萨尔瓦多法律审查委员会主席 Criollo 先生就该项目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告诉特别代表说, 委员会目前已有24位律师专职在下列三个领域开展工作: 刑事、民事和机构/行政立法。 Criollo 先生说, 在刑事立法领域的工作进展顺利。 预计将于11月完成有关修改第50号法令的议案的工作, 还正在就修订《刑事诉讼法》开展工作。 委员会在民事立法方面的工作主要在于修订家庭法, 而在机构/行政立法方面, 委员会则关注包括宪法权利保护令、人身保护权和违害诉讼程序在内的若干问题。

118. 特别代表还在全萨尔瓦多收到了有关犯罪行为审查委员会的详尽资料, 他访问了该委员会的各办事处。 该委员会1986年调查了以下案件: 在喜采登旅馆发生的三人被杀案; 在 Los Mongos 地区和 Armenia 发生的多起杀人案件; 国家农业部财经局前局长被害案件; Ana Relmy Belancourt Ramos 女士被害案件; Romero 先生遇刺案件; 以及工会会员 Aristides Mendez 被害案件。⁷²

119. 特别代表强调认为, 该项司法改革项目是一项重要的项目。 他注意到了在该项目各方面取得的进展, 但他再次指出, 只在中长期才能在萨尔瓦多社会中产生其影响, 因为归根结底, 还必须改变人民的态度和习俗, 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带来这些变化。

120. 萨尔瓦多政府对待愿意再次成为守法公民的游击队员的方式是其关注改善人权状况的另一特征。 根据萨尔瓦多武装部队提供的资料,⁷³ 政府已为那些愿意重新过正常生活的武装叛乱分子制订了一项特别计划。 宣布放弃颠覆活动并交出武器者可获得1,000科朗 (相当于200美元) 的经济补贴; 他们在进行一次

谈话后即获赦免并可以在其自己的社区重新过家庭生活。特别代表还获悉，在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共有767人利用了这项计划。

121. 最后，特别代表认为，萨尔瓦多共和国立宪当局正继续努力改善该国的人权的状况，并将其作为该国政治正常化的一部分。必须指出，这些努力逐渐反映在日常生活上，特别是反映在与作战无关或与其有关或作为其结果的尊重贫民生命这一关键领域上。特别代表明确希望，通过这类努力，将能成功地在该国消除一切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

七、结 论

122. 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代表注意到，主要由于继续发生冲突以及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等原因，萨尔瓦多公民的生活条件令人不安地进一步恶化了。特别代表还注意到，强迫疏散贫民原则上虽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但随之带来了棘手的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最后，特别代表再次提请注意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对该国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有系统攻击严重危害到萨尔瓦多公民目前和将来享受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一事实。

123. 关于该国武装部队、保安机构和民防机构的成员所进行的与战斗无关的政治暗杀案件，特别代表认为，1986年仍继续发生这类暗杀事件。虽然难以确定其确切数目，但他确信，1986年的案数比1985年的数目要低一些，他证实了这类暗杀事件减少这一倾向，在杜阿尔特先生于1984年6月当选共和国总统后显得更为明显。有人认为一些暗杀事件是由与武装部队或保安机构成员有关或得到其默许的行刑队所干的。特别代表极难证实暗杀事件是否是由这些行刑队所犯的，但他的印象是，如果这类行刑队确实存在并活动频繁的话，他们目前与高级军事人员毫无关系。

124. 虽然特别代表未获悉游击队象去年那样进行大规模屠杀，但游击队仍继续任意处决和绑架平民。

125. 特别代表还注意到，政治犯人数有所增加，这类政治犯有时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压力，但这并不是萨尔瓦多当局的一贯做法。特别代表还注意到，这类犯人受人们普遍批评的载于第 50 号法令的法律的制约。但他同时注意到，萨尔瓦多立宪当局有意修订这一法令。

126. 关于萨尔瓦多的刑事司法体制，特别代表认为，为调查和惩处前些年所犯下的许多严重违反人权行为的犯罪分子而进行的工作仍然很不令人满意，调查和惩处涉嫌与武装敌对分子合作者的法律程序近几月略有改善，但仍受第 50 号法令这一受到人们普遍批评的法律的制约，甚至其规定的冗长程序时限往往都得不到遵守。但特别代表注意到阻碍刑事司法制度正常运转的困难以及政府在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所进行的重要、可贵而且值得赞扬的努力。但它尚需一些时日才能在萨尔瓦多产生显著的影响。

127. 关于武装冲突行为，特别代表注意到，和前些年不同，1985 年，他未收到有关萨尔瓦多正规军进行屠杀的任何材料。但特别代表确信，1986 年，政府正规军曾造成了私人财产的意外损失，并造成一些平民、特别是所谓 masas 人的意外伤亡事件。但受害人数较少，其数目肯定比前几年要低一些。特别代表还注意到大量非战斗人员因地雷而被炸死或受重伤，这一情况很令人不安，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这类地雷是由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埋设的，他也持同样的看法。

128. 还应该提到，游击队已经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在战斗中俘虏的士兵。

129. 最后，特别代表注意到，尊重人权仍是在阿尔特总统立宪政府现行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正常化程序中，这一政策在与战事无关和与其有关或作为其结果的情势下尊重人们生命这一关键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日趋显著，值得赞扬。

八、建 议

130. 考虑到萨尔瓦多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对侵犯人权所表示的关注，尤其考虑到生命权的典型特征和对生命权的侵犯不可挽回这一事实，特别代表首先建议并再次重申，有关各方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中止在非作战情况下和作战中攻击或由于战斗而攻击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身体完整以及自由。应在完全遵守已在萨尔瓦多共和国生效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一九七七年附加议定书》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文书。

131. 意识到进行对话的困难和重复国际社会的看法以及表达他认为是绝大多数萨尔瓦多公民的感情和愿望，特别代表再次建议萨尔瓦多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革命阵线立即恢复谈判。这类对话应真诚和坦率，而不仅是策略而已，其最起码的目的应使冲突人道化，以便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拯救萨尔瓦多共和国许许多多无论是战斗员还是非战斗人员的公民的生命。

132. 特别代表特别建议萨尔瓦多共和国立宪当局：

- (a) 迅速废除不符合国际人权准则、但在萨尔瓦多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并特别应在政治犯诉讼方面采用符合这些准则的规范标准；
- (b) 继续加强监督对政治犯进行的非法审讯，以确保其与以上(a)分段所提及的标准相符；
- (c) 遵循以上(a)分段所提及的标准并以其为基础，继续进行并扩大土地改革和司法改革。

133. 特别代表尤其建议民族解放阵线部队：

- (a) 不埋设会杀死或严重伤害非战斗员的地雷；
- (b) 不攻击萨尔瓦多的经济基础设施。

134. 最后，特别代表建议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最富有和最发达的国家，尽力提供必要援助，缓解并改善因冲突而流离失所或沦为难民的萨尔瓦多公民的生活条件。

脚 注

- ¹ 《国家报》，1986年3月12日—16日。
- ² 《国家报》，1986年6月3日和5日；《世界报》，1986年6月4日和5日；《国际先驱论坛报》，1986年6月3日和5日。
- ³ 《国家报》，1986年6月23日。
- ⁴ 《阿贝赛报》，1986年8月21日，马德里；《国家报》，1986年8月20日。
- ⁵ 《国家报》，1986年9月20日。
- ⁶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8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研究，萨尔瓦多”（LC/L.390/Add.1），1985年8月，第一页。
- ⁷ 萨尔瓦多政府，“1985年9月—1986年7月期间萨尔瓦多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情况”。
- ⁸ 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萨尔瓦多的情况”，第7页。
- ⁹ 萨尔瓦多政府，“人权情况……”第49页和第50页。
- ¹⁰ 同上，第49页和第50页。
- ¹¹ 美国国务院，“萨尔瓦多的情况”，第7页和第8页。
- ¹²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6年4月5—11日；《国际先驱论坛报》，1986年3月4日，5月3日和4日。
- ¹³ 《国际先驱论坛报》，1986年5月3日和4日。
- ¹⁴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所进行活动的报告。
- ¹⁵ 萨尔瓦多政府，“人权情况……”，第63页。
- ¹⁶ 国防和公共安全部，“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阵线在萨尔瓦多地区侵犯人权的时间表”，第1卷，圣萨尔瓦多，1986年8月31日。

- ¹⁷ 同上，第二卷。
- ¹⁸ 《世界日报》，1986年3月5日。
- ¹⁹ 《新闻画报》，1986年2月6日。
- ²⁰ 《今日报》，1986年2月16日。
- ²¹ 《国际先驱论坛报》，1986年2月26日；《时报》，1986年2月26日。
- ²² 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萨尔瓦多的情况”，第2页。
- ²³ 法律保护部门的报告，第45—55号。
- ²⁴ 基督教法律援助会，萨尔瓦多：由以下人员执行的任意处决：(a) 行刑队和准军事团体；(b) 军队成员（军队、保安人员和民防部队），1986年1月—4月。
- ²⁵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所进行活动的报告。
- ²⁶ 美利坚合众国分类报导的新闻界认为1986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由于政治动乱而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
- ²⁷ 法律保护办事处，第45—55号报告。
- ²⁸ 萨尔瓦多政府，因恐怖主义行为而被拘留者的名单，1985年9月10日—1986年5月31日。
- ²⁹ 法律援助组织，《特别简报》，1986年6月15日。
- ³⁰ 法律援助组织，《特别简报》，1986年5月1日。
- ³¹ 萨尔瓦多，酷刑的影响。萨尔瓦多心理学；“萨尔瓦多的酷刑”，1986年9月。
- ³² 《纽约时报》1986年8月20日。
- ³³ 关于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为监督和尊重人权而进行的干预的报告，圣萨尔瓦多，1986年9月22日。
- ³⁴ 《纽约时报》，1986年2月15日。

- ³⁵ 国际人权律师委员会, “萨尔瓦多: 人权被剥夺。 关于16起未解决案件的报告”, 1986年7月。
- ³⁶ 关于武装部队成员因对居民犯下各种罪行被国民警察抓获并送交普通法庭的统计数字, 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6月20日。
- ³⁷ José Simeón Cañas 中美洲大学, 人权协会, 第一分册: “人权和第50号法令”, 萨尔瓦多, 1986年1月。
- ³⁸ 法律援助部门, 要求宣布第50号法令不符宪法的请愿, 萨尔瓦多, 1986年4月7日。
- ³⁹ 第一初审军事法庭, 对各种罪名: 恐怖主义、配合颠覆宣传、拥有或携带进攻性武器等提起的诉讼被驳回的犯人名单。
- ⁴⁰ 法律保护部门, 第45—55号报告。
- ⁴¹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 关于1985年9月—1986年8月期间所进行活动的报告。
- ⁴²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 国防和公共安全部, 主管公共安全的副部长,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1985年9月—1986年8月期间人权的资料”。
- ⁴³ 法律保护部门, 第45—55号报告。
- ⁴⁴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关于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人权的情况”, 第4页。
- ⁴⁵ 同上。
- ⁴⁶ 同上。
- ⁴⁷ 萨尔瓦多政府, “人权情况……”, 第6页, 和内政部1986年9月向特别代表提供的资料。
- ⁴⁸ 《伦敦泰晤士报》, 1986年4月3日。
- ⁴⁹ 美国国务院, “萨尔瓦多局势”。
- ⁵⁰ 同上。
- ⁵¹ 美洲人权情况观察会, “司空见惯。 杜阿尔特任职第二年期间违反人权状况。 萨尔瓦多人权情况报告第八份补编”, 纽约, 1986年5月。

- ⁵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中美洲和墨西哥的实况”, 日内瓦, 1986年8月。
- ⁵³ 法律保护部门, 第45—55号报告。
- ⁵⁴ 同上。
- ⁵⁵ 同上。
- ⁵⁶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 1986年9月至1986年8月的活动的报告。
- ⁵⁷ 据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分类报道, 并据新闻报道, 1986年1月1日至1986年5月31日因政治暴力而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
- ⁵⁸ 《新闻画报》和《今天报》, 圣萨尔瓦多, 1986年3月13日。
- ⁵⁹ 《纽约时报》, 1986年3月20日。
- ⁶⁰ 《今天报》, 1986年7月20日。
- ⁶¹ 萨尔瓦多驻联合国瑞士日内瓦办事处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常设代表团1986年4月22日普通照会所附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的电传。
- ⁶² 美洲人权情况观察会, “司空见惯……”, 第35页。
- ⁶³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 “Informe de la Fuerza Armada sobre los derechos humanoa ……”, 第20页。
- ⁶⁴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 “Población civil víctimas de artefactos colocados por elementos del FMLN-FDR durante el período comprendido de 1985 a julio de 1986”。
- ⁶⁵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民主革命阵线, “Los derechos humanos humanos v perspectivas de solucion politica en El Salvador”, 1986年7月1日。
- ⁶⁶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 萨尔瓦多国家报刊登载的有关违反人权的材料, 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 附件四。
- ⁶⁷ 《纽约时报》, 1986年8月1日。

- ⁶⁸ 美洲人权情况观察会, “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地雷问题—平民受害者”, 1986年12月, 第12页。
- ⁶⁹ 法拉本多, “法拉本多释放的一些战俘”, 纽约, 1986年10月8日。
- ⁷⁰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 “Informe de La Fuerza Armada sobre Los derechos humanos……”。
- ⁷¹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 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活动报告。
- ⁷² 犯罪行为审查委员会, “La situa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y las libertades fundamentales en El Salvador, durante el período septiembre de 1985 a julio de 1986”, 共和国总统递交特别代表的临时报告。
- ⁷³ 萨尔瓦多武装部队, “Informe de la Fuerza Armada Sobre Los derechos humanos……”, 第33页。

XX XX XX XX XX